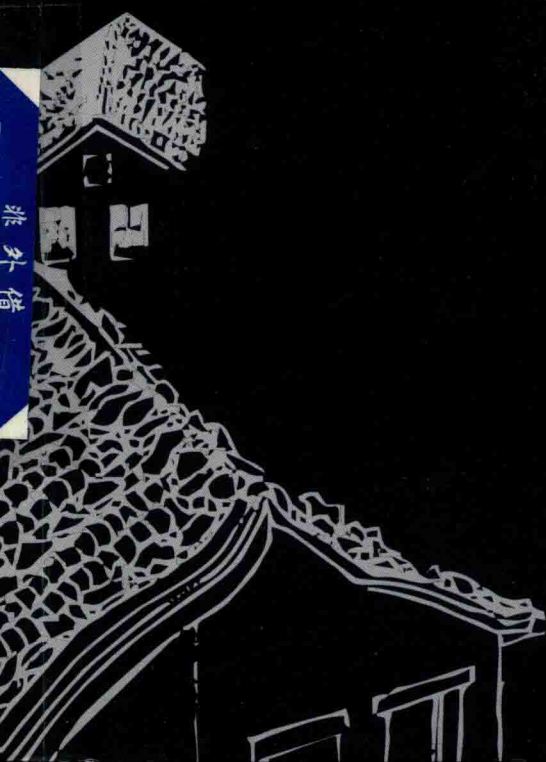


博士

我的哥哥是

WODEGEGESHIBOSHI

赵远良 / 著



非外借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博士

我的哥哥是
WODEGEGESHIBOSHI

赵远良/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哥哥是博士 / 赵远良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143-5299-3

I. ①我…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4524号

我的哥哥是博士

作 者 赵远良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299-3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2
第五章	44
第六章	52
第七章	62
第八章	72
第九章	81
第十章	91
第十一章	100
第十二章	108
第十三章	116
第十四章	127
第十五章	137

目录

CONTENTS

第十六章	146
第十七章	159
第十八章	172
第十九章	181
第二十章	189
第二十一章	198
第二十二章	206
第二十三章	215
第二十四章	222
第二十五章	228
第二十六章	235
第二十七章	249
第二十八章	262
第二十九章	274
第三十章	284



第一章

我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农牧团场，一个五口人家的农工家庭，全家有父亲、母亲、姐姐、哥哥和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恢复高考后，哥哥考上了北京大学，经过几年的努力，他读完了本科、研究生，又到国外攻读博士。

哥哥大学毕业考上研究生时，农场高中由两年制恢复了三年制，我在农场中学上高中二年级时，就步了姐姐的后尘，走上了务工之路。当初，我是自愿放弃上学的，实际上也是被逼无奈，一句话，没有钱哪！现在回忆当时发生的事情，那种状况别说是我，换了谁，也不忍心再读下去。那时候，我家的条件苦啊！

为了我的姐姐、哥哥上学，父亲偷着养鸡，被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在农场游街、批斗。姐姐看到父亲被游街、批斗，在同学面前无颜以对，无奈辍学，那时高中实行两年制，姐姐高中一年级就参加工作，在农场务农。到哥哥高中毕业，还好，正赶上农场子女上学高峰，农场在几个连队的中心区域，选择一个人口相对较多的连队，组建了中学分校，于是，哥哥在农场一所连队中学担任老师。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哥哥以全垦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

我的父母亲，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支边青年，经过两年多的交往，他们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家庭，以后有了我的姐姐，后来又有了哥哥和我。

我工作以后，靠自学拿到了大学文凭。在后来的生活、工作中，在与父亲、母亲和姐姐的平时闲谈中，知道了爸爸、妈妈、姐姐和哥哥的一些生活经历，这话，还得从头说起。

一九五六年六月的河南，中原大地到处一片繁忙景象，在众多的农村中，坐落着一个叫陈家庄的村庄，村上有上千的人口，人们在早熟的大麦收割后，早秋作物已经播种，麦茬地里长出的玉米已有几厘米高，深的地方已看不出麦茬，人们期待着又一个丰收年。陈玉兰就出生在村里一个叫陈文轩的富农家庭，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两个哥哥都在外地，一个在省城上大学即将毕业，另一个在县城上高中，准备考大学，陈玉兰正上初中，也即将要毕业，这在当时的农村，算得上书香门第了。父亲陈文轩表面上很低调，干什么都小心悻悻，夹着尾巴做人，怕的是被人家嫉妒，你想啊，一个富农家庭，坏分子，家

里不出意外的话，老二若考上大学，竟能出两个大学生，那还了得，这以后陈家的人，一个个不得了。怎能不叫人眼红，地主、富农不是又翻天了吗？尽管陈文轩小心做事，啥活都服从生产队安排，平日里埋头苦干，从不与人争吵，遇事躲着走，但在外在人眼里，富农就是富农，是剥削阶级，是坏人，是专政的对象。那时候，正是肃反运动，隔三岔五地被大队叫去名义上去学习，实际上就是向大队汇报接受改造，挨一顿批。陈玉兰尽管上学，不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但从大人和个别同学的眼神里可以看出，自己是另类人家的子女，隐隐感觉到人们把自己当了“坏人”家孩子。为什么小时候一起玩的同学小伙伴，越大越远离自己？不走近了呢？有一次写作文，题目是《谁是最亲的人》，内容是感谢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生活，末尾她写道：“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语文老师在这句话的下面画了一条红曲线，陈玉兰不明白这条红曲线是什么意思，于是拿着作业本问老师：“老师，这句话，画一条红曲线是啥意思？”老师回答说：“这句话写得好，说出了你的心里话。”

“别的同学也写了这句话，为啥没有画红线呀？”她是一个个性很强且又十分爱面子的女子，眼内容不得半粒沙子的人，在一次与一位叫关小凤的同学的争吵中，关小凤当着很多同学的面，骂道：“你个地主、富农崽子，怎么？还要翻天吗？”陈玉兰第一次听到把自己与地主阶级联系在一起，她一下子蒙了，原来自己真是“坏分子”家庭子女。她是一个情感上极为激动的人，每每遇到激情之事，总是泪流满面。为了这事，学不上了，在家闭门不出。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这时，上级号召广大有志青年，支援新疆，参加边疆建设，陈玉兰征得父母同意，第一个报名，终于获批，成为一位支援边疆建设的有志青年。

一个县城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挤满了众多的支边青年，他们拥挤着，焦急地等待着进站口检票门的打开，这时车站广播响起：“支边青年同志们！火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带好自己的行李，按顺序检票进站。”正在焦急等待的人们一下子都紧张了起来，站在一位男青年前面的陈玉兰手里提着小包，地下还有一个大行李，每行走一步都十分费力。身后的男青年见她有困难，主动地说：“我帮你提吧！”女青年回头看了一下身后男青年，微笑着说：“谢谢！”

男青年把自己的行李换到左手，随后右手提上陈玉兰的行李，随着人们拥挤的人流通过检票口。过了检票口，陈玉兰侧身对男青年说：“谢谢啦！”

“不用谢，都是一起支边的。”他然后问，“你是几号车厢？”

陈玉兰看了看手里的火车票，说：“8号车厢，16座。”

男青年惊喜地说：“你是8号车厢，16座，我是8号车厢21座，咱俩对号坐。”

陈玉兰高兴地说：“是吗？太好了！”

男青年又提起陈玉兰的行李，随着拥挤的人群找到8号车厢，经过乘车人员的验票，进入车厢，男青年肩膀上扛着一只行李，手里提着一个行李，走在车厢走道里，不停地寻找16座位，看到16座位，停来说：“我们在这儿。”

男青年放下自己行李，举起陈玉兰行李，用力放在车厢上方的行李架上，刚摆正放好，又接过陈玉兰递过来的行李，俩人很默契地配合着，待行李摆放完毕，俩人方才坐下。坐在对面的陈玉兰稍坐下，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对方说：“忙了半天，大哥，还不知道你叫啥名字呢？”

男青年正往车厢看，听到对方问话，回过头微笑着说：“俺叫王明生。”这王明生个头中等偏上，一米七五个头，头发浓密，四方脸型，没说话，先笑，长样憨厚，一看就是一个老实人。

王明生问道：“你呢？叫啥名，哪村的？”

陈玉兰这时泛红着脸，一边斜视着王明生说：“俺是陈家庄村的，叫陈玉兰，你是哪村的？”

王明生见陈玉兰脸红，自己也不好意思地回答道：“俺是十里镇集上的。”

“是吗？咱们不远呀！俺赶集都去你们那儿呢。”陈玉兰一听高兴地说。

王明生应声说：“是吗？那今后有事打招呼，尽管说。”

陈玉兰也不客气地说：“那少不了麻烦大哥。”

王明生这时才正眼看了一下对面的陈玉兰。她个头中等，身体虽长得有些体弱，但两道柳叶眉、浓密大眼睛、双眼皮、瓜子脸，微笑时，两边有一个小酒窝，给人一种善良而贤惠的感觉。扎着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显得十分秀气。

在观察陈玉兰的同时，王明生自己心跳加速，也在“咚咚”地跳，自己都感觉要跳出来的样子。坐在对面的陈玉兰看到王明生脸红的样子，自己暗自微笑，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火车不停地向西前行，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车厢内的灯光亮了起来，人们在灯光下，还在议论着，大家谁也没去过新疆，不知那儿都有什么，环境都有什么样的状况。从大家的议论中得知他们去的地方都是戈壁滩，满地的胡杨树、芦苇、芨芨草、骆驼刺、红柳、沙枣树、梧桐树、梭梭、枇杷柴，一眼望不到头，一些杂草有齐腰深，还有野兽出没，什么野猪、狐狸、狼、黄羊随时可见。这使陈玉兰产生了后怕，不由自主地给王明生说：“听起来怪吓人呢！”

王明生给陈玉兰壮胆，小声说：“别听他们胡说，哪有那么可怕！再说一下子来了好几万人，有啥可怕的。”

陈玉兰接着王明生的话茬说：“你们男同志，怕个啥，哪像俺女同志，胆子小，怕这怕那？咋个不担心！”

一天的旅行，俩人说话已不再拘束，王明生说：“不必害怕，不是还有我吗？”连他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这句不该说的话一出口，感到有些过头，不好意思地脸一下子又红了。

陈玉兰看到王明生有些自责，内心对他产生了好感，心里想，能知道自己说错做错事的人，是个诚实，老实的男人。经过一天的接触，说话时慢慢地有些放开，这时，对着王明生小声说：“要是俺们能分到一起就好了。”

王明生听到这句话，微笑地说：“但愿能在一起。”

列车在行驶，车厢内关灭了照明灯。不知不觉到了后半夜，王明生感到自身有点冷，于是他脱下自己的外衣盖在陈玉兰身上。天亮了，陈玉兰睁眼看见王明生身着单薄地趴在火车的小餐桌上睡觉，正要说些什么，看到自己身上盖着王明生的衣服，立即取下，轻轻地盖在王明生的身上。

列车在一个火车站停留几分钟后又继续向西行走，经过三天两夜的行驶，在甘肃省宝鸡火车站停了下来，这是火车的终点站。人们下车，须改乘汽车前行。王明生背着行李，一手提着陈玉兰的行李出站，在车站的广场上，根据支边队伍组织者的安排，陈玉兰、王明生又乘坐在一辆汽车上，这让两人十分高兴。

汽车继续向西行进，每辆汽车乘坐23人，自然，王明生和陈玉兰两人坐在一起，由于是大卡车，人们只好坐在各自的行李上，到了夜间，谁有了瞌睡，就靠着别人肩膀睡上一会儿，随着汽车的拐弯，道路的不平，人们在颠簸着，坚持着，不时呕吐，这让车内的支边青年们更是难受备至，王明生遇到这种状况，都鼓励陈玉兰坚持，这使她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汽车经过几天的行驶，终于来到了天山脚下的垦区，一个叫沙河子的农场，支边青年疲惫地拖着行李下车，下到地面一看，眼前的景色让支边青年都惊呆了。“天哪！这是啥地方呀？满地的杂草丛生，到处是一人多高的芦苇、杂草、胡杨、红柳。除此之外，连一间住房都没有。”这时带队领导跟随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说：“同志们！一路辛苦了，大家拿上自己的行李，住地窝子去。”人们又扛起行李，不情愿地来到还是新挖好的地窝子。带队领导展开手里的花名册，点到谁的名字就由先期到达的“老职工”帮助进住新的家。王明生和陈玉兰分别住进男女宿舍内。

地窝子里，就是土台子，上面铺垫一层厚麦草，土台子的边上横放一根胡杨木头，挡着麦草不让掉下来，其他别无余物。

经过几天的学习，队员们就开始了工作，第一项工作就是挖地窝子，为下一批支边青年做准备，陈玉兰和王明生分为一个小组，两人为在一起感到欣慰，表面上完全服从领导分配，内心里各自高兴得不得了，这王明生干起活来非常卖力气，两人的活几乎是他一个人干了，陈玉兰看他很累，要抢着挖土，都被王明生拒绝了：“去！去！我来，待会儿清底子你再上。”王明生越是不

让她干，她越要抢着干。

王明生装作生气地口吻说：“先说好了啊！累坏了身子骨可别怪我呀！”别看王明生有一点憨，他是一个别有心计的人，说起话来，让人心里听起来美美的，甜丝丝的感觉。

陈玉兰听到这话，内心一阵温暖，脸都泛红了。

王明生见陈玉兰脸色泛红，自己也不好意思起来，拿起铁锹低头干得更起劲了。

陈玉兰只能干些削边、清底子的活，看到王明生累得满头大汗时，又是递毛巾擦汗，又是端凉开水给王明生喝，这一举动，被旁边的一位战友看到了“明生大哥，好有福啊！”

王明生听到后，稍看一眼陈玉兰，然后面向战友：“有福不在忙，没福跑断肠啊！”

旁边的战友：“明生大哥，看来你俩是天生一对呀！这才几天就有情况了。”

陈玉兰一听，马上用铁锹把子捣了一下王明生，小声说：“叫你胡说。”

王明生被陈玉兰的铁锹把子捣住了关节有些疼，“哎哟”一声，差点跪下。

旁边战友故意大声说：“明生大哥，咋的啦！”

陈玉兰一旁接住话茬：“不注意，脚底下踩空了。”

旁边战友：“干活注意点，小心累坏了，将来还有大用场呢！”

陈玉兰一听，这话里有话，马上铲了半锹土撒了过去，“叫你们胡说。”

旁边战友没注意，一下子满头都是土和沙子。可他反倒开玩笑大声说：“明生嫂子，好厉害！”引起工地上干活的人们一阵大笑。

连长叫张国栋，是一位转业干部，工作能力强，政策把握上有些水平，平时的工作中，认理不认人，不论是谁，是非曲直，谁对谁错，都能公正处理。

关小凤由于家中姊妹多，加之个性强，姊妹之间经常为一些小事吵架，父母亲常为此烦恼，正好，上边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就让她支边新疆了，关小凤出生于贫农家庭，人又长得有几分姿色，除了争强好胜，看不得别人超过自己，其心胸狭窄，特别是看见有女子和连长说话，就吃醋，背地里，人称“醋坛子”，说起话来犹如打机关枪，跟吵架似的，要是有人和她搭讪，没有你说话的机会，其实，有些话，根本就没有听清她说的啥意思。但她非常喜欢张国栋，动不动就找连长说话，有事没事就往连长地窝子办公的地方跑，讨连长欢喜，没人的时候还嗲嗲地耍些娇，有时候路过连长的办公地窝子，见开着门，还要哼着豫剧小调，以引起连长的注意，一来二去，两人就恋上了，虽然连长大她八九岁，她不在乎。

指导员赵兴全是从北大荒调过来的老军垦，算起来是位“老资格”了。与

连长张国栋配合默契，是农场、连队出了名的好搭档。赵兴全看出了关小凤恋上了张国栋，心想：“老张已是二十六七，小三十的人了，该是论婚成家的时候了”，于是给连长提议，调关小凤到连队开的商店工作，以便两人之间多接触。这事正合张国栋之意，随后关小凤就在连队小商店工作，并当了两人小组长。

陈玉兰也因工作卖力，当了班长，有一天，因排长外出有事不在连队，巧在这时，有位职工有事，要请假外出，她拿着假条请连长准假，来到连长地窝子，连长张国栋批过假条，递给陈玉兰，陈玉兰正要接假条，关小凤进地窝子看到这一幕，顿时就产生了醋意，满脸的不高兴。

陈玉兰知道两人在恋爱着，感觉有误会，于是赶紧离开，刚迈出地窝子，关小凤就与张国栋吵了起来。问张国栋：“陈玉兰来了多长时间了，来这干啥？”

张国栋一五一十地回答说：“来批假条。”

“批假条，我咋看陈玉兰慌慌张张离开，你们俩肯定有事！”说后又朝地窝子外喊，“这个富农崽子，还想给我抢男人。”

张国栋一听，真的误会人家了，忙制止道：“千万不要胡说，人家真是递假条子要我批。”

“听听，连名字都不叫了，一口一个人家。”关小凤气愤地说。

玉米长有一米高了，陈玉兰带着全班在给玉米打杈，这时，张国栋骑自行车来到地头，要检查一下工作质量，他放好自行车，上了锁，进了玉米地，来到陈玉兰跟前：“陈班长。”

陈玉兰听到有人叫自己，忙直起腰，见是张国栋，说：“连长来啦？”

“你们干的质量可以，照这个速度，这块地还要几天哪？”张国栋问。

陈玉兰往整个地块看了一下说：“照这个速度，还得两天。”

关小凤坐着牛车到场部去提货，路过玉米地头，看到张国栋自行车，拽住牛缰绳，“吁”老牛车停下，她从车上下来，急忙跳过农渠，站在玉米地，地头一看，不得了，张国栋在陈玉兰面前比比、画画，说着什么。关小凤气得两眼冒金星，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小跑着进入玉米地，还没走到跟前，老远就喊：“到处找，找不到你，你在这儿。”

张国栋正给陈玉兰安排工作，听到喊声，回过头一看是关小凤，忙问：“你不是去场部提货去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啦？”

关小凤撒谎说：“我早就回来了，场部来人了，赶快回连队吧。”说着话，拽住张国栋就往地头走。

还没出玉米地，关小凤就嚎叫着问：“两人还离不开了，这是我看见的，要不然，还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呢！”

张国栋：“我是路过这里，看见他们给玉米打杈，过去检查一下质量。”

“说得轻巧！啊，检查一下质量，那么多人都在给玉米打杈，偏偏要检查她的质量啊？”

张国栋：“你这人咋这样啊？不讲理了是不是？”

“讲理，要不是看着地里还有那多人，我当场就给她两巴掌。”

张国栋越是想说明白，关小凤越是往深处想，从此，心里与陈玉兰结下了梁子。

时间一晃两年就过去了，到了一九五八年，连队种的近万亩冬麦成熟了，金黄色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人们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就要丰收了，不论干部、职工都从心眼里高兴，夏收一开始，连队就集中全连劳力，打歼灭战，康拜因、人工割一起上阵，连队号召，每人每天割麦三亩地，大家争先恐后，你追我赶，连队的夏收流动红旗不停地更换主人。职工们除了割麦子，每天下班还要到麦场上堆麦子，五八年又是大跃进的年代，功夫不负力争上游的人们，这一年农场获得了大丰收，场上砌建了几个大麦仓，尽管如此，麦场上还有几万斤的麦子，连长又抽调壮劳力打芦苇，围绕麦场周围又扩建几座麦仓，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战斗，圆满完成了夏收工作。连里决定放假休息两天，这天一大早，王明生来到陈玉兰的地窝子。

陈玉兰正在换衣服，二十多天了，衣服被汗水浸的都显盐渍了，正准备把换下来的衣服往洗脚盆里放，见王明生进来，忙说，“今天休息，咋不多睡会儿？”

王明生问：“这么早，你又干啥去？”

“我正准备把换下的衣服去渠道洗洗，再不洗都没法穿了，正好，把你的衣服拿来，一起洗了。”陈玉兰说。

王明生不加思索地说：“刚好，俺还想，有事和你商量，我去取衣服，咱俩一起洗呗。”陈玉兰一听找她有事，忙问“咋事？”

王明生：“我回去取衣服，路上给你说。”说后转身走出地窝子。

陈玉兰看着王明生的背影，说：“我在大门口等你！”

连队队部出门不远有一条通往农场场部的大路，所谓的大路就是把路两边的土堆往中间，形成中间高，两边有些坡度的路基，路基两边形成路沟，连队在春天化冻之后，没有春播之前，集中全连劳动力，加高路基的同时，平整两边的路沟，扩大成林床，分别栽成两行新疆杨、一行榆树、一行柳树。四行小树苗，按一定距离，挖穴栽上，竖着看是一直行，横着看是一排，斜着看是一行，不管站在哪个角度，横、竖都是成行。前两年栽上的小树苗，经过两年的除草、松土、施肥、浇水，这些小树都已长成有擗面丈粗的树了，有个别的树，有胳膊粗大小，特别是队部，通向农场路口的几棵柳树，也许是浇水人员

的呵护，平时浇水保留的水量大一些，长势特别茂盛，有碗口粗，树冠有大半间房屋大，枝叶密厚，太阳光很少照到地面。每到夏天，人们在等人或休闲之余都愿站在树荫下乘凉。陈玉兰站在树下见王明生还不出来，有点焦急，正要去喊，看见王明生慌慌张张揣着洗衣盆往这儿赶，还没待王明生走到跟前，就问：“咋这么长时间，让人家傻等！”

王明生不好意思地解释道：“俺想把身上的衣服也换洗了，可俺想了老半天，还是不洗了。”

“为啥呀？”陈玉兰问。

王明生小声说：“俺想呀，这些天，全连都参加夏收，人人都累得够呛，好不容易休息两天，俺不是心疼你吗？”

陈玉兰听到这话，心里甜滋滋的，别提多高兴了。随口说：“还知道关心俺呀？”说后夺过王明生手里的衣服，说：“傻站着干啥？走吧！”两人向渠道方向走去。

两人走在道上，陈玉兰想起刚才王明生要说的事，于是问：“刚才你说有事，啥事呀？”

王明生先是看了看陈玉兰，张了一下嘴，没说。

陈玉兰用肩膀撞了一下王明生，说：“你说话呀？”

王明生结结巴巴地说：“咱，咱们结婚吧！”

“结婚？”陈玉兰故意地看了一下王明生。

“嗯。”王明生肯定地说。

陈玉兰：“全连几百号人，都没有人结婚，咱们这么做，领导能批准吗？”

“什么事总有第一个，说不定咱们一结婚，好多人都要结婚呢！”王明生并不担心这事，他满有把握地说。

陈玉兰心里比眼前的男人还着急，这时脸朝向王明生：“那你还等啥，还不回去打报告去呀？”

王明生得到陈玉兰的支持，反而越显得冷静：“那慌啥！回去再写不迟，到手的小鸟还飞了不成，咱俩好长时间没在一起了，说说心里话。”

陈玉兰偷看王明生一眼说：“王明生，看你平时还很老实，内心也坏着呢？说好啊！结了婚要是敢欺负俺，看俺敢不敢飞！”随即把手里的衣盆往王明生手里一放：“拿上！”

王明生接洗衣盆：“不敢！不敢！”两人向水渠走去。

连队办公室，指导员赵兴全拿着王明生的结婚申请报告，微笑着递给正在看战报的连长张国栋：“老张啊！这是全连第一个递交申请结婚的人。”张国栋一听很感兴趣，放下手里的活，说：“谁呀？我看看！”说着接过申请报告书。笑着说：“这个王明生跟陈玉兰，刚来挖地窝子时我就看出来，等了两

年了，不容易，这是好事呀！咱就批了吧。”说后申请报告退还给指导员。

“我签字了。”赵兴全说。

“你分管的事，不用和我商量。”张国栋说。

“我担心，这个报告一批，下面会有一大批，这一下，地窝子不够住呀！”

张国栋一听哈哈大笑地说：“这个不难！咱也不动员，想结婚不是，可以，没地方住，咋办，自己想办法，挖地窝子呗！自己住，想要多大，挖多大！连上出木头，你看咋样！”

赵兴全一听也乐了，说：“这也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你说这几百个青年男女，姑娘小伙子整天在一起，时间长了，不出事才怪呢！我这心里呀，真是担心哪。”

“这下好了，你心放肚里吧！”

赵兴全又担心地说：“要是一下子那么多人结婚、怀孩子、生娃娃，明年劳动力会减少，要影响大田生产啊！”

张国栋二话不说，表态说：“这怕啥！这个状况是早晚的事，生一个也是生，生一群正好办个托儿所，不费劳力嘛！哈！哈！”

“没想到，你当连长的比我还开放呀！”

连队划定的住户区块里，这下子可热闹了，小伙、姑娘们有事干了，下班后，礼拜天都忙了起来，不几天，连队出现了几十个地窝子。连长、指导员一商量，这么多人要结婚，干脆，来个集体结婚，连队向农场申请，批了十多公斤水果糖，连队文书给每家写了一副对联，又宰了一头大肥猪，就这样，在一个礼拜天，全连几百号人，欢天喜地地像过节一样，热热闹闹地把几十对新人的婚礼办了。

王明生和陈玉兰这一天与其他新郎新娘一样，穿上白色短袖衣衫和洗干净的黄军裤，这些都是平时干活的衣服。当两人随着人群进入婚礼会场时，不顾很多在场看热闹人群的推搡，手拉手地面带笑容向来人致谢。随着指导员赵兴全的一声喊，婚礼开始，新郎新娘们，面向正面墙上的毛主席像：“一鞠躬”，“二鞠躬。”然后请新郎新娘面向观众“三鞠躬”，最后“夫妻对拜”。这下子热闹了，看热闹的人群还没等到人家对拜，就把新郎新娘的头按到了一起，你推我搡，还有人拿着锅底灰，偷偷地溜到新郎背后，趁其不备，给新郎涂了个大花脸，有新郎反抗的，几个小伙子按住头，抱住腰，硬是抹个满脸黑。新娘心疼新郎，忙去擦，被小伙子扯住，给新娘也抹了个大花脸，新娘发狠话，等着瞧，有你那一天，老娘放不过你，小伙子嘿嘿一笑，尽管闹。

婚礼过后，王明生，陈玉兰回到自己的地窝子，两人对视着，陈玉兰脸红到脖子根，王明生热血上涌，上前搂住陈玉兰，两个人拥抱在一起，王明生吻

着玉兰的嘴唇，这幸福的吻，紧紧地把两人融在了一起。

新的生活开始了，与其他人一样，在自己地窝子门前用高粱秆搭了个凉棚子，棚子下面支了个简单炉灶，这就是小家庭的象征了。每天早上，来不及做饭，王明生就去食堂打两个馍馍，再打一茶缸子玉米面糊糊，外加一份咸菜，每天中午，晚饭谁回来早了，就先炒菜，做汤饭，再到食堂买几个馍馍，小两口你恩我爱，享受着小家庭的天伦之乐。

有一天，小两口正吃饭，陈玉兰刚端起碗准备喝汤，突然胃内感觉有些恶心，随即呕吐起来，第一次呕吐没有引起两人的注意，因为第一次怀孕，没有经验。王明生说：“是不是菜有问题，要不，这菜不吃了。”

“可能昨天晚上睡觉忘了盖被子，这地窝子冷着呢？”陈玉兰说。

从这以后，每逢吃饭，或稍有不适，干活时有人提到吃的都会产生恶心，胃内反应严重，发生呕吐。有姐妹告诉她，这是有喜了。陈玉兰慌了，下班就急忙往医务室跑。

连队医务室，卫生员李桂芝正在洗注射器，见玉兰进来，忙说：“玉兰姐，下班啦？有事吗？”

“没多大事！这几天，一闻到油、烟、荤味就想吐，不知咋弄的？”陈玉兰说。

李桂芝一听，先笑了，然后说：“玉兰大姐，有多长时间没来例假了。”

陈玉兰默默地算了一下说：“你不说，我还给忘了，已经有两月没来了。”

李桂芝说：“玉兰姐，没事！你这是怀孕了，正常反应。改天有马车去场部，到医院检查一下。”

陈玉兰这下放心了，控制住内心的激动，笑着说：“桂芝妹妹，没事我走了。谢谢了。”

“不用谢！有事就来，要有马车去场部，我陪你一起去，检查检查！”

陈玉兰出了医务室急忙往家里走，来到自家地窝子，见王明生正在地窝前的棚子内炒菜，刚把清油倒进锅里，玉兰激动地大声说：“明生先放放。”

王明生只顾炒菜，没注意陈玉兰在背后喊了一声，回头一看是陈玉兰：“吓了我一跳。”

陈玉兰笑嘻嘻地拉着王明生的胳膊往地窝子走。王明生莫明其妙，不知原委，忙说：“啥事呀？这几天你胃不舒服，咱换些花样。”

“什么花样啊！快回地窝子，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陈玉兰神秘地说。

王明生一手端着油瓶子，锅里的油冒青烟：“啥好消息，在这说呗，你看锅里的油冒青烟了？”

陈玉兰看周围没有人，嗲嗲地说：“不嘛！人家让你回地窝子，你就回

呗。”

王明生无奈：“好！好！听你的。”两人回到地窝子。

进了地窝子，王明生放下手里的油瓶子，急着问：“啥好消息，说吧！”

陈玉兰上前搂住王明生的脖子，说：“我有喜了。”

“真的？”

“真的！”陈玉兰激动地说。

王明生双手抱住陈玉兰：“老婆，太好了，太高兴了，我要当爸爸了。”抱住陈玉兰在地窝子转起圈来，陈玉兰备感高兴地大笑，突然，王明生停了下来，把陈玉兰小心地放到床上，指着玉兰的肚子说：“没事吧？没碰着咱儿子吧？”

“傻样。才多大呀！”陈玉兰笑着说。

王明生扶着老婆：“听好了，今后做饭，担水全是我的，下班全吃现成的，想吃啥，咱做啥，可别亏了咱儿子。”说后又拥抱住陈玉兰，好久好久没松开。

自从陈玉兰怀上孩子以后，洗衣、做饭、家务活都是王明生承包了，几个月以后，胎儿长大了，在娘肚子里有些活动，这天王明生烧了热水，帮陈玉兰洗了身子，然后又帮洗脚，上床后，陈玉兰躺靠在明生的怀里，享受着幸福的快意，两口子躺下不久，肚子里孩子又踢撞起来，“这孩子又闹腾了！”陈玉兰说。

王明生一听，坐了起来，一只手抚摸着玉兰的肚子，一边说：“在哪儿？”

“在这儿！”陈玉兰抓住丈夫的手，放到碰撞处。

“真的！劲还不小呢！说不定，还真是个儿子呢！”此时，两人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对视在一起，这时王明生搂着玉兰，两人久久未能入睡，这天晚上两人很晚很晚才睡着。

第二章

十月怀胎，这年十月，陈玉兰产下了7斤多重的女婴，这下可乐坏了陈玉兰，她生了个女儿，不仅仅因为喜欢女孩，更主要的是她想第一个是女孩子，以后可以帮助她照看下面的弟弟妹妹，可王明生受传统观念影响，喜欢男孩，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生产那天，他守在产房门口，欢天喜地的，焦急地等着，

在门外来回走着，他比产房内的陈玉兰还着急，紧张，不停地贴近产房的门，侧耳听听产房里的动静。临产的陈玉兰躺在产床上，子宫收缩一阵紧一阵，不停地发出疼痛的呻吟声。只听接产医生一边安慰说：“别紧张，由着劲，努力加把劲。”陈玉兰疼痛难忍，一手抓住一护士，一手抓住床沿，满头大汗。只听医生说：“再使劲。”陈玉兰配合医生的话使劲努力。门外的王明生只听“哇！哇！”婴儿啼叫两声。王明生松了一口气，这时一护士出来问：“你是产妇家属？”

“是！是！我是。”王明生说。

护士小张：“产妇平安！”

“是男孩女孩？”王明生问。

护士小张：“女孩！”护士说完转身回到产房。

王明生一听是女孩，激动的心情一下子凉了一半。这时小张护士从产房出来，告诉王明生，可以进去看看。

王明生随即来到产房，当看到陈玉兰虚弱的身子时，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让你受苦了。”

陈玉兰听到王明生这句安慰的话，别提多激动了，指着身旁的女儿：“看看咱的娃。”

王明生伏下身子，看着小孩的红脸蛋，微笑着说：“好漂亮，胖乎乎的。”然后看看陈玉兰，又看看女儿，说“像你？”

“像我。”陈玉兰低头仔细看后又说“眼睛、脸像我，下巴像你。你看？”说着指着女儿的小脸蛋。

一会儿小张护士进来说：“床位腾出来了，可以把产妇送到病房去了。”

自从陈玉兰住进医院，王明生是连队医院来回地跑，白天忙完地里的活，下班后，炒一个菜，到伙房买两个馍馍，赶紧往医院跑，幸好连队离医院不远，来回有二三公里的路程。王明生把陈玉兰安顿好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他骑上自行车出了医院就急着往连队赶，刚走不远，又想起来了一件事，陈玉兰床前暖水瓶的水还没有打上开水，急忙调头，骑车往回赶，骑到病房大门口，放好自行车就往病房跑，由于走得急，把要出去的护士撞了一下。

“哎哟！干啥你？”

王明生也不看是谁，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嘴里说着对不起，还一个劲地往里走。

“王明生！”护士叫了一声。

王明生这才停住脚步，稳住神一看，是接产护士，忙说：“小张护士，对不起。”

小张护士：“干啥去呀？慌慌张张的。”

王明生忙解释说：“我爱人床前暖水瓶是空的，我回家去，走得急，这才